

非洲发展的新

卡莱斯图斯·朱马

目前，整个非洲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就是拥有手机的人数。根据2011年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尼日利亚和博茨瓦纳分别有71%和62%的成年人拥有手机，而加纳和肯尼亚的这一数据也达到50%以上。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非洲的手机使用量增幅位居全球首位。根据英国 Informa Telecoms&Media 公司公布的数据，2011年年底，非洲已成为继亚洲之后世界手机拥有量第二大的地区，手机用户数达到6.16亿人。

当然，作为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的手机普及率仍然是最高的。不过，在整个非洲地区，各国都竞相发展科技，将创新和移动连接普及至包括偏远地区在内的整个非洲大陆，开启了手机银行业务，并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屋顶咖啡馆。

引擎

非洲正依靠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来推动其经济繁荣

各大银行和零售企业在看到非洲手机市场所取得的成功，纷纷面向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以寻求在非洲扩张其业务。根据非洲开发银行（AfDB）提供的数据，非洲大陆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成果之一是中产阶级数量的显著增长。

非洲开发银行（AfDB, 2011a）指出，非洲中产阶级的数量将继续增长，预计将从2010年的3.55亿（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人口的34%）增至2060年的11亿（占42%）。中产阶级对于非洲未来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良好的综合因素

自非洲各国取得独立后，非洲大陆便一直面临一系列似乎连续不断的发展挑战，包括内战和政治上的

不稳定性、旷日持久的粮食安全问题、旱灾、疾病、普遍存在的贫困和腐败问题等。

不过，近年来非洲经济开始出现复苏。更好的经济政策、政府管理以及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加之更加友好的营商政策，以及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对非洲商品更为强劲的需求，使得非洲地区持续保持高增长率，并未受到全球衰退的影响。

非洲开发银行在其名为《50年后的非洲》（Africa in 50 Years' Time）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0年间，尽管全球接连出现粮食和金融危机，非洲地区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要解决非洲地区的贫困问题仍需要发展数十年，但人们对非洲的发展潜力日益乐观。”

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贫困问题将成为一个长期严酷的事实：预计到2060年，非洲1/3的人口仍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街头晨景。

将处于极度贫困的状况，每日生活费用不足 1.25 美元。

对于外界而言，帮助每日生活费用仅在 1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具有难以抗拒的象征意义。然而，强调援助并不能鼓励非洲地区尽量提高其经济发展效益。从关注贫困到转向关注经济的逐步繁荣，标志着对非洲未来经济发展的看法将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而对该地区的政治和实际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对消除非洲贫困问题的关注分散了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资助方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未能认真考虑推动经济繁荣的各种方式，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教育、推动创业精神和贸易等。

如何定义中产阶级？

要界定中产阶级的含义，或者确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47 个非洲国家到底有多少人属于中产阶级，这并非易事。不过，我们所指的中产阶级是介于非洲大量贫困人口（日均生活费用不足 2 美元的人口）以及少量富裕精英人士之间的一类群体。

按照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的标准，此类群体的人口并非中产阶级。不过，按照非洲的标准，他们拥有可支配收入，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福祉水平。其年均收入在 1460—7300 美元之间。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数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非洲的中产阶级数量稳步增长。1980 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占其总人口的 26%，为 1.11 亿。1990 年，这一数字增至 27%，达到 1.96 亿。2010 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超过其总人口的 1/3 (AfDB, 2011b)。

根据新兴市场投资银行复兴资本公司 (Renaissance Capital) 近期对尼日利亚拉各斯、阿布贾和哈科特港这三座城市所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非洲的中产阶级绝

大部分都很年轻，处于人生的奋斗阶段。其中近 70% 中产阶级的年龄在 40 岁以下。在电冰箱、冷冻机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市场中，大约一半的需求来自于中产阶级。这种消费需求还延伸至其他行业，如住宅、家居装饰、交通和休闲等产业。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非洲的消费支出将从 2008 年的 8600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4 万亿美元。沃尔玛等主要消费品连锁零售企业决定进军非洲市场，这也体现了全球对中产阶级将推动非洲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预计到 2030 年，非洲部分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将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主要国家。这些中产阶级的年支出将达到 2.2 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支出的 3% 左右。

整个非洲地区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尽管很多原有的问题仍然存在，如严重贫困、基础设施差、出现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饥荒等，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崛起，这为非洲大陆这一古老的土地创造了众多新的机会。

推动这一转变的因素很多，包括有助于本地增长的商业环境、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增加，以及有助于带来更多增长机会的全球化新因素。

商业环境和创业精神

与各国促进增长的政府经济政策一样，由本地企业家引领的私人部门的强劲发展推动了非洲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本地企业家及时采用新兴技术，将进一步带动中产阶级的发展潜力。例如，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为年轻人提供全新的商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绝大部分的非洲劳动力仍将在非正式部门就业，从事生产效率低、工资待遇低的

工作。即便正式部门的就业年增长率达到 10%，但在 2020 年前非正式部门所占的比重仍将高达 60%—70%。

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流血事件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从卢旺达的现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非洲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状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景的激励下，卢旺达的年轻人正在利用最新的技术开创新的业务。

2010 年，卢旺达基加利科技学院的克拉丽莎·艾利巴基扎和其他工程专业的学生创办了移动应用开发公司 HeHe 有限公司。该公司最初是为学生们提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培训课程——“加快信息技术创新”课程，旨在促进创业精神和软件相关的业务开发活动。HeHe 公司是设法利用电信基础设施，特别是宽带设施不断发展这一机遇的众多卢旺达新建企业之一。

类似的新建企业在非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比如，在肯尼亚，众多新成立的企业将最新的信息技术引入娱乐、通信、教育、农业和服务等各种领域。

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印证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力。2009 年，毛里求斯 Seacom 公司开通了一条总投资 6 亿美元的海底光纤电缆，通过非洲东部海岸实现了南非与欧洲之间的网络连接。Seacom 前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赫利希指出，该电信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了另外 60 亿美元在陆上光纤方面的投资，用于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建设“国家骨干网”、城域网和移动通信塔。

Seacom 公司 76% 的股份由非洲投资者持有，这表明境外资本和技术可以在特大项目中利用本地的投资资本，推动中产阶级的业务开发和增长。下一步，Seacom 公司将帮助非洲地区迈入云计算等基于宽带的业务。

今后数十年内，商业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更加重视基于本地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通常作为创造力中心的城市地区。新的中产阶级将出现在那些提供创新和创业机遇的工业和农业产业集群。目前在宽带等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促进经济活动的连接性、移动性和集群效应。

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知识中心也将成为新兴非洲中产阶级大量涌现的地方。比如，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新兴计算机工业区伊凯贾等地可以看到这种萌芽，而新兴的知识产业，如尼日利亚的电影制作网络（“尼莱坞”，Nollywood）将产生大批新兴企业家，从而形成非洲下一代中产阶级的生力军。

地区市场

除了推动本地的经济增长源外，目前非洲正在快速促进地区一体化，旨在创建更大的非洲大陆市场。

在这方面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举措是 2011 年 6 月启动的非洲“大自由贸易区”（GFTA）的谈判——该“大自由贸易区”涵盖从利比亚、埃及到南非的整个非洲地区。

拟定的非洲“大自由贸易区”将把现有的三大贸易集团，包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共同体（EAC）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融为一体（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数字聚焦：东非贸易”）。

根据倡议者的设想，非洲“大贸易自由区”将涵盖非洲 26 个国家，累计 GDP 将超过 1 万亿美元，消费群体估计将达到 7 亿人。这一巨大的市场将对境内外的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本地工农业的发展，但大量投资将来自海外。目前，有关建立三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在进行之中。

贸易集团的扩大有助于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据估算，在非洲现有三大地区贸易集团间的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带动下，26 个成员国的出口额已从 2000 年的 70 亿美元增至 2011 年的 320 亿美元以上。

这些举措基于东非共同体持续不断的一体化努力，包括建立海关联盟、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和政治同盟等。东非共同体的五个成员国（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总人口为 1.35 亿人，累计 GDP（按现有市价）约为 800 亿美元，拥有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目前，非洲地区正在就建立货币联盟进行谈判，以便推动和维持完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稳定性。谈判力求考虑到欧元区的局限性，将有关财政一体化和金融稳定性的条款纳入其中。该货币联盟如果按照设想获得通过，将使非洲首次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性经济体，从而将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消费支出以及中产阶级的发展。

迎接投资挑战

非洲内部的贸易受到非洲大陆基础设施（主要在能源、交通、农业灌溉和电信领域）建设薄弱的限制。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路网络总长度约为 3100 公里，而国土面积仅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1/4 的法国，其公路网络总长度则接近 100 万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有效参与非洲大资源贸易区的能力将取决于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速度。

在未来 10 年间，整个非洲地区如要满足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所需要的资金将接近 5000 亿美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建立非洲的基础设施”）。目前，为弥补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非洲很多国家已开始实施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塞内加尔正在改善其能源、道路和机场基础设施，以便将本国打造成为



南非索韦托，一对夫妇正用手机拍照。

一个地区性商业中心。

非洲经济增长及其中产阶级数量的相应增加，部分取决于贸易量（特别是与不断发展的新兴市场间的贸易）的增长所带动的国际投资的增加。2000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为100亿美元，预计2011年将突破1100亿美元；2000年，印度与非洲的贸易额为30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增至700亿美元。不过，这种联系也存在风险：由于非洲总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向中国的原材料出口，因此很容易受到中国制造业出现波动的影响。

除了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对社会投资的迫切需求外，要弥补非洲大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还需投入巨额的资金。

散居国外者的支持

随着非洲大陆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非洲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推动这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人群可能将是那些大量散居国外的非洲公民（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尽侨民之用”）。估计这部分人口的数量为3000万以上，他们将成为潜在的投资来源。

到目前为止，这个多元化群体的主要影响力是通过这些散居国外者寄回家的汇款来实现的——估计每年的汇款额约为380亿美元。加之那些未记录的汇款额，累计汇款额可能接近600亿美元。这些汇款绝大部分用来支持移居国外者在其本国的家人的生活开支，这一数字令非洲大陆每年获得的25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也相形见绌。

不过，目前非洲散居国外者已日益成为推动中产阶级增长的一个重要投资资本来源。

散居国外的非洲公民正帮助建立新一代的大学，这些高等院校不仅增强了中产阶级的能力，还促进

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其中一个范例是加纳的艾社思（Ashesi）大学，该大学由前微软员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毕业生帕特里克·阿乌阿创办。该大学旨在培养“富有道德、具有创业精神的非洲下一代商界领导人，培养其卓越的治学态度、领导力和公民权利”。

即便在非洲相对更为贫困的地区也有类似的进展。比如，在1991年索马里军事独裁者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垮台后宣布独立的北部索马里兰，就一直主要依靠其散居国外者创建其高等院校。首先创办的大学是Hargeisa大学，随后Burao大学、Amoud大学、索马里兰科技大学以及Gollis大学相继建成。

连接性和移动性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散居国外的非洲公民对中产阶级兴起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和西非之间直航的开通使得流入该地区的投资更为便捷。在美国新泽西地区制药行业工作的加纳公民开始投资其本国的卫生保健行业。类似的投资和贸易往来也将推动西非中产阶级的发展。

培养创业能力

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在提供企业家所需的本地知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大学往往更强调传统的教育功能，而非技术和创业技能。第一代非洲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后殖民时代的公务员；不过，那些即将离开的殖民地管理者并不愿将非洲公民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人才。即便经济发展要求更加强调技术和商业技能，但上述传统教育方法仍成为了新成立大学的教育模式。

不过，随着非洲开始投资于新建和改建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带来了增强该地区人员在项目设计、实施和维护方面能力的机会。而该地区的能源、交通、农业灌溉和电信项目又进而为开展技术培训奠定了基础。

这些专科大学通过体验式学习方法将理论培训与实践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在无需改革现有大学的前提下使得高等教育的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其中一些现有的大学可以自愿采纳这些新的教育模式。

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已有此类大学。比如，埃及、加纳和肯尼亚已经成立了专门面向电信行业的专科大学。此外，非洲不同的出口商品（如矿产品和农产品）形成了一个很长的价值链，为在不同领域开展课程开发和教学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有待开发的课程包括咖啡、巧克力、茶叶、花卉、铜和钻石制作等课程。位于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已在卢旺达建立了分校，开展技术和创业技能的研究生培训，这将使卢旺达成为该地区的技术中心，并同时服务于其周边国家。

城市增长中心

中产阶级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的日益发展，而城市化将推动发展和创造性的人口聚集在一起。

在联邦领导人退居内地寻找到新的政府首府所在地后，尼日利亚前首都拉各斯一度成为“死城”。如今，一方面由于该市政府领导有方，但更主要是由于拉各斯居民的创业精神以及中产阶级作为经济推动力的崛起，使拉各斯的经济又重新焕发生机。

目前，接近 20% 的拉各斯居民属于尼日利亚新兴的中产阶级。根据复兴资本公司近期开展的调查结果预计，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中产阶级将大幅推动本地和国际市场对制成品的需求。

利用城市发展潜力的一种途径是将城市重新定位为创新中心。比如，拉各斯近期成立了“创新咨询委员会”，旨在支持政府为提高其技术和创业活力所做的努力。该委员会的主席由国家科技部长担任，其主要职责是从传统的支持研究转向重点强调推动创新。

该项转变将大大有利于增强中产阶级在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推动农业变革的可能性

不过，新的技术行业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并非只是促进非洲地区增长的唯一源泉。非洲农业也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非洲的农业发展实际出现了倒退。自 1960 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了 145%，但如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粮食产量比 50 年前还下降了 10%，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的投资不足。

例如，化肥施用量极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公顷农业用地所施用的化肥仅为 13 公斤，大大低于北非地区的 71 公斤。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 24% 的谷物生产使用的是良种，大大低于东亚地区 85% 的比例。

缺乏养分投入已导致非洲地区土质的急剧下降，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75% 的耕地因为过度利用而出现退化。整个非洲仅有大约 4% 的农作物得到灌溉，远低于南亚地区大约 40% 的比例，这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容易受到世界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新知识和新技术以及当地灵活的技术、资源和经验将有利于开发出众多新的本地产品和服务、利用技术创新、鼓励创业精神、增加农业产量、建立各种市场以及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加工和存储水平的改善，将有助于稳定农业市场和推动农业创新。

粮食价格的上涨已激发了外国投资者对投资非洲农业的兴趣。2011 年初，亿万富翁阿穆迪 (Sheikh Mohammed al-Amoudi) 旗下的粮食开发公司沙特明星

农业开发公司 (Saudi Sta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宣布将于 2020 年前在埃塞俄比亚投资 25 亿美元，用于水稻生产。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各个企业将在该国的低洼地带耕种此前闲置的耕地。埃塞俄比亚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将 300 万公顷的耕地租赁给私人投资者。目前，埃塞俄比亚的可耕种土地面积超过 7400 万公顷，但其中仅有 1500 万公顷得到耕种。将闲置的土地用于耕种是该国实现其推动农业发展和扩大中产阶级人群目标的第一步。

拓展新的机遇

全球化的要素，如贸易相互依存性、连接性和移动性，为非洲提供了全新的增长机遇，也为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展贸易开启了新的发展潜力。

全球化的要素，如贸易相互依存性、连接性和移动性，为非洲提供了全新的增长机遇。

十多年前便已启动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变革也为非洲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曙光。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方面的投资将为技术型企业提供为推动经济繁荣所必备的发展活力。此类企业的兴起将反过来激发金融行业的创新，推动国内风险融资活动的增长。

随着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非洲各国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基础设施、技术培训和为企业家提供支持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投资于消费者将为整个非洲地区带来繁荣，而不仅仅是为中产阶级。■

卡莱斯图斯·朱马 (Calestous Juma) 现任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开发实务教授兼科学、技术和全球化项目主任，著有《新丰收：非洲的农业创新》一书 (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参考文献：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2011a, Africa in 50 Years' Time: The Road Towards Inclusive Growth (Tunis, September 11).

——, 2011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AfDB Market Brief (Tunis, April 20).

The African Executive, 2011, "Nigeria's Middle Class Exudes Growth and Optimism," October 5. Available at www.africanexecutive.com/modules/magazine/articles.php?article=611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0, Lions on the Move: The Progress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Economies (Seoul, San Francisco, London, Washington: McKinsey & Company).

Robertson, Charles, Nothando Ndebele, and Yvonne Mhango, 2011, A Survey of the Nigerian Middle Class (Lagos, Nigeria: Renaissance Capital, September 26).